

京滬問學記

——我的青年時代

蔡哲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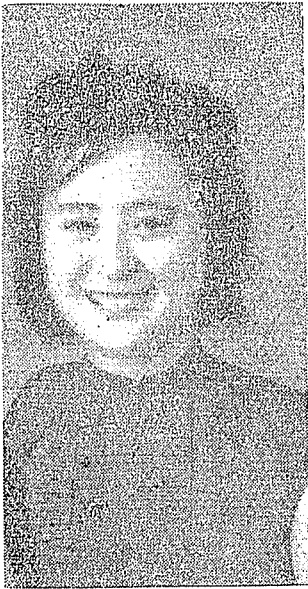
前言

我從民國二十三年考入南京中大附設的實驗學校，到三十八年結束四年的大學助教生涯，為時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正是我的青年時代，最初我進入中國第一個實驗班，抗戰開始，我又進入岳麓山時代的實驗學校在那裏結束我的初中

階段，然後又升入實驗學校貴陽的高中部，民國三十年畢業後，考上中大法律系，三十四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勝利復員遷校南京，隨後一直隨教育部南下廣州轉來台，我和中大發生了五度機緣，假使再把與同校建築系同學黃寶瑜結婚也算在內，則是六度關係了，謹撰京滬問學記，敬請中外雜誌讀者指教。

實驗班和導師制

中大實驗學校是師範學院實驗的場所，民國廿三年始辦五年一貫制的中學實驗班，自然科學課程採學分制，不限學年，學生可憑學力增加進度，社會科學課程則採單規教學，即五年中學過程不重複施教，亦即中外史地高初中均不重複施教，如此可以節省中學教育一年，我幸運的考上了實驗學校中的實驗班。當時由中大校長羅家倫先生兼任實驗學校校長，每年開學時到校講話，校務實際由許格士主任負責，許先生是留德的教育哲學博士，也是大學部的名教授（曾任臺灣光復後第一任教育廳長），他對於我國教育



本文作者蔡哲琛教授民國三十二年中大畢業在校任助教時留影。

育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對於中學教育實驗，除德、智、體外，倡導啟發性的創新教育，灌輸民族意識的愛國思想。記得每年五月，國恥紀念日特別多，學生聽他演講，上台台下，往往聲淚俱下，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播下了愛國的種子，這也是我們同學對於國家民族思想特別堅強的原因。那時推行導師制，導師與學生生活在一起，以愛的教育為範本，建立了師生的親情，注重生活教育，倡導以真誠、仁愛、簡樸、堅忍、剛毅的人格教育，那時的老師，大半是大學部畢業的高材生，筆者曾受業過的老師如今在台北的有張振宇先生（前教育部督學，現任東南工專校長）、薛人仰先生（前內政部次長，現任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劉克剛先生（政大教授最近逝世）。不幸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實驗班中輟，繼而學校西遷長沙，我全家也於廿七年春天，避難長沙，在岳麓山和長沙之間的水陸洲賃居，與學校湘江一水之隔，我參加普通學制完成初中教育，也學習了戰時的技術訓練，如電訊、駕駛等軍事教育，以備必要時參加抗戰的行列。民國廿七年秋，湖南戰事緊急，實校隨即遷至貴陽，我家也跟着遷到貴陽的蘇家寨，我再度考入實校

高中部就讀，那時主任由楊希震先生繼任，他是中大校友，畢業於中央黨務學校後留學日本（後來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代校長），他的興趣重在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和經濟，儘管如此，但對於自然科學也毫不放鬆，依然延聘大學部畢業的高材生任教，標準與大學理學院一年級課程看齊，教科書也是用原本（英文），如達夫物理、郝姆司化學、參考薩本棟的物理，其他代數、解析幾何等，莫不是最佳參考書，楊先生又在正課以外，親自開設政經講座，啓發同學社會科學的興趣，這樣三年教育，遂使我們投考四大學聯招，



本文作者就讀中大實驗班時所見之羅校長家長倫先生與中大學生。

有如探囊取物；我高中級任導師趙學廣先生，能言善辯，也是中大教育系高材生，我日後對於社會科學的興趣以及進入法律系研讀，受他們兩位先生的影響最深。

法律系教學的轉變

民國三十年，我同時考取中央大學法律學系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科（當時尚未成立系，科主任為新聞界前輩馬星野先生），幾經與導師們研究，認為我以讀法律學為宜，於是決定上沙坪壩中大法律系，當時法學院院長馬洗繁先生，法律系主任何義均先生，社會系主任李泰華先生，政治系主任張匯文先生，皆一時名流，出身北大、清華，留學英美，因此思想基礎是自由民主，思想方式是比較開放創新，但一時尚擺脫不掉傳統大陸法系的本位作風，大本科課程不多，除了社會科學的基礎課程外，我選修不少社會系課程。到大三時，盧峻先生主持法學院，盧先生是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專攻比較法，他到任以後，法律學系的課程及教授陣容才有大大的改變，我有幸承教於盧先生的英美法及民法債篇總則，聽了他的課程，我才有更多的領悟，對於過去以大陸法系為本位的教學，無疑是一種衝擊，我這才對比較法產生了莫大的興趣。法律系課程的改變，也導致了此後司法組自法律系分離獨立（現立法委員張慶楨先生是當時的組主任，現任大法官范馨香女士是當時司法組的助教），中大法律系從此不僅以培植司法人才為唯一目的，同時也從事於法學研究的開拓，那時盧先生的英美法是以判例為主，以個案講授研究為方法，所以與社會關係更見密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的許多理論，都借鏡自英美法的民法理論，這使我對法律學理論方面有嶄新的認識，此外吳傳頌教授所開的蘇聯民法，徐道鄰教授所開的唐律及中國法制史，呂復教授所開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等，使我

對法律思想領域，不僅向橫的空間拓展，而且也向縱的時間追溯，也更加深我對於法律學與社會學實際的研究興趣。假使說法律系是我的主系，那麼社會系是我的副系，前者訓練我思考——邏輯的思維，後者啓發我觀察的興趣——觀察分析。

社團活動憶舊遊

在校四年生活，除了求學以外，我參加的各種社團活動，也都是難得的經驗，令我畢生難忘，其中要以挽回護校運動的成功，關係中大的聲譽地位，影響最大。

民國卅一年，我們從柏溪分校讀完一年級，遷到沙坪壩，我被選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對內為全體女同學謀取福利，對外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卅一年，重慶陪都為慶祝三八婦女節，各界婦女代表先成立籌備委員會，當時出席籌備會議之委員有張譚楨女士（已故監察委員，當時任蔣夫人的總幹事）、唐國楨女士（現任立法委員）、張維楨女士（羅家倫夫人，當時任組織部女青年處長）、鄧穎超女士（當時國共和談時期，鄧為周恩來妻），我亦忝居末座，開會之時，大家放言高論，惟鄧穎超保持緘默，會後鄧即與我寒暄，謂彼最愛青年，與青年為友則不會衰老，她又希望能有機會與中大女同學多見面，隨時歡迎到新華社看她，當時我年事雖輕，但早不值共黨份子所為，故虛應未作理會。

我在中大女同學會任內，由於業務的需要，與女生訓導王節如女士接觸最為頻繁，王女士才華洋溢，性格爽朗，行為則落落不羈，遇事有鬚眉氣概，我們遂結為知交，在師友之間。王女士平劇造詣很深，生旦淨末丑，行行精通，她以人生即戲劇，戲劇即人生為人生觀，對於擔任戰時大學女生訓導，似未盡恰當，但她主持中大平劇社，幾次成功的演出，却培植了不少的人才，如今在台的名票小說家孟瑤即是一位，孟瑤是她的

筆名，本名楊宗珍，王女士本人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後來曾執教於黃埔中央陸軍官校，來台後任職國立編譯館編纂中俄文字典，結識青年陳之藩，多方鼓勵，日久情生，結為伉儷，陳之藩終於嶄露頭角，成為科學家亦為文學家，王女士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今均留居美國，常以平劇、中國菜等宣揚祖國文化，偶亦來台小住，神龍見首不見尾，與我見面之緣甚慳。

中大學生組織稱中大學生自治會，自治會常設機構是主席團，主席團人選，由各院推舉一代表組織，每屆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因為醫學院在成都，所以祇有七院七位代表，卅二年，我又以法學院代表被推為自治會主席團之一，於是除了配合學校政令，輔助管理並為同學謀福利，其中監督學生伙食團的工作最為艱鉅，有限的伙食費，配給的八寶米，如何維持同學的最低的營養，巧婦難作無米之炊，確是一件不易討好的事，過去自治會的成敗，往往伙食團辦的好壞要佔一半。此外要定期舉辦演講會，公演平劇（與平劇社

合作），公演話劇（邀請校外一流劇團或中大話劇社演出），音樂欣賞會以及解決同學個案問題等等。現在想來，自治會的一段時期，才是我學習做事的開始，因為其他院際代表，除了在本系成績優異外，大都均得該院人望，原來個個都是社會經驗豐富，辦事能力極強的人才，同他們一起工作，我不但自會識中學習民主工作的精神，還可自他們各個不同觀點，獲得準確判斷的能力，對於一個學生來說，自治會正是一個將來服務人羣大好的實習環境。

民國三十三年，我參加中央組織部主辦的六大學演說競賽，由教育系黃如今教授（後出任新疆省教育廳長）任指導，由科系、院際，逐步淘汰，我僥倖獲得全校冠軍，同時優勝者有政治系楚崧秋學長（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與教育系朱

慕蘭學長同取得六大學演說比賽之校際代表權，由政治系主任張雁文先生任指導，競加練習，但在正式比賽前一週，張主任通知我更換講題，要以世局評論為我講稿內容，因為朱慕蘭的講題內容，與我的「如何做一個時代女性」內容相似（按朱在九大學淘汰賽中臨時棄權，本項代表權是由于上屆六大學競賽冠軍所獲得），如能放棄我的原來講題以增強朱慕蘭的內容，另外來談世局，則可增加本校代表團得分實力，這是張主任指導代表團出戰六大學演說競賽的戰略。當時我深知陣前換將是兵家大忌，我以「婦女問題」為題，自系至院，磨練已久，非常嫻熟，自問臨時改變講題，事實上，心理上都有鉅大影響，難有把握，但既經指導決定，自然祇有犧牲小我勉力以赴，結果總算助長了朱慕蘭獲得了六大學比賽的冠軍，中大的總分最高，我經過這次失敗的經驗不僅沒有氣餒，且立定志願要實際從事婦女工作。

六大學比賽結束以後，張雁文教授建議組織演說辯論的永久社團，經常研究切磋演講技巧，筆者即與當時英語演講比賽優勝者的英文系胡梅漪、機械系孫時中，以及李念培、楚崧秋、朱慕蘭等組織了啞鈴社（Dumb Bell Club）經常舉行演講、辯論、座談，用語言來表達思想訓練，無形中也影響日後各人工作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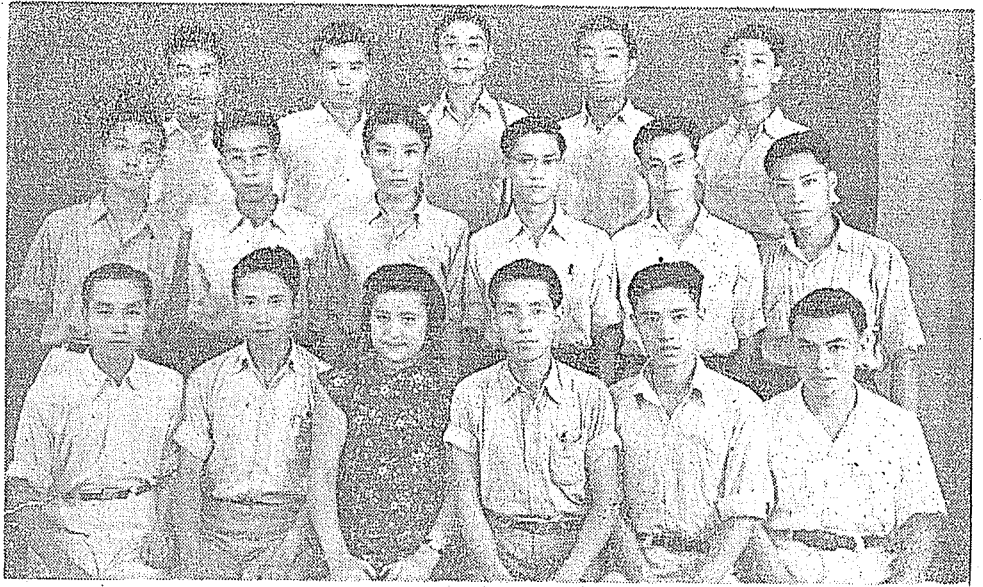
工學院同學以工業革新，建設戰後新中國為志願發起組織織社，取凡工革之意，同時認定必須以工業化來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參加同學大都是工學院各系級的領袖人才，那時工學院是全校最大的學院，人才也最多，原來工學院有力社團的組織，那是純以每年級品學成績前二名同學組織的，羣社的發起人，也都是力社的社友，但志趣較廣，有電機系的曾昭明、機械系的焦聯星、化工系的武實琛、土木系的王秉鈞、航空系的彭清仁、建築系的黃寶瑜等，我因為同學都熱識，建議他們工業化的人才應普及各有關科系，特別是



貴陽中大實驗學校高中部主任本文作者的老師楊希震教授



秋崧楚為人一第右影合友社社鈴啞大
。者作文本為六第授教



中大輩社校友合影第二排右一為黃寶瑜
教授右四為武寶琛前排左起第三人為本
文作者。

社會科學。所以他們破格把會章修改，邀請工學院以外同學參加，我成爲輩社的一員。輩社每週定期舉行座談會一次，輪流由各校友報告學習心得，有時也邀請名教授、專家參加座談，對於溝通科際知識，增進彼此認識與友誼，頗有成效。後來校友包括了農、理、法、工、師範等學院，我在尋求工學院以外志趣相同的校友，盡了不少力量。抗戰勝利，部份校友參加資源委員會服務，若干出國深造，在台校友僅有拓國柱（已故），黃寶瑜及我，惟在美國校友仍作經常聯繫，當年合力共圖工業化之計劃未能實現，陷在大陸的校友生死不明，決非當初所能想像的。

沙坪壩的黃金年代

中大自羅家倫校長西遷入川，商借嘉陵江畔重慶大學實驗農場的一個小山頭，沿山腰築起環山大道，大道上方用竹子搭蓋起教室、實驗室，大道下方建築男生宿舍、運動場、大禮堂。女生宿舍、辦公室、圖書館則建築在小山頂上松林間，也就是著名松林坡。遷校計劃十分周詳，即使是農學院的幾頭荷蘭牛，也由王姓職員負責由南京趕路到達四川，對於戰時師生牛乳營養的貢獻不小；其他圖書儀器幾乎全部西遷，很多善本書籍如有較差版本可代用的，始終保存在木箱裏，雖然戰時房舍簡陋，但是教學設備之完善，則爲全國之冠，加以位於陪都，近水樓台，教授陣容，更是堅強；若論同學，則八方英才，莫不趨之若鶩，是爲中大史上極光輝的一頁。羅校長的貢獻，是值得稱頌的，我有幸在台和羅校長見面，在他的晚年，我們比鄰而居，參與他的喪葬，外子黃寶瑜並承

羅師母之命爲羅校長書墓碑，更是無上光榮。在我進入中大時，羅校長已離校赴任新疆監察使，負起巡察大西北的重要使命，繼任校長顧孟餘先生也是黨國前輩，戰前早任北京大學教務長，鐵道部長等要職，素以清風亮節著稱，那時當局屬意由他出長中大，可以說明對於中大如何的重視了。顧校長接任後的抱負是要將中大辦成新的北京大學（按其時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已遷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他不斷延攬各方才學之士，來校任教，復倡導學術思想自由，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人文科學並重，同時鼓勵學生組織各種社團，倡導活動，當時各種學術團體，有如雨後春筍，師生研究風氣大盛，由許恪士教授主持的每週一次沙磁區時事學術演講會，各界名流到校演講，更是把中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松林坡大道沿山一帶，各種壁報爭寵鬥艷，有論壇、有文藝、有學報、有畫刊，而音樂、藝術、戲劇、演講、辯論等活動，更是頻繁熱鬧，把整個戰時高等學府沉浸在蓬勃的文化氣息之中，可是各種愛國活動，特別是十萬青年十萬軍，又表現出異常的悲壯和勇敢。女同學在活動方面當時有傑出表現的，論話劇，則如「家」中飾四鳳的史守恂（藝術系），「清宮外史」中飾西太后的吳光瑞（醫學院一年級在拍溪上課），平劇則以秦亞男（經濟系）之蘇三風頭最健，聲樂則胡樸（建築系校友時在重大任教），李克堂（音樂系）等，她們的演技，均已達到甚至超越職業水準，壁報中最受注目的是「自由論壇」，執筆者有鄭士鎔、李福祥等均爲政治及哲學研究生兼助教。

顧孟餘主持校務不過一年，但對於學生的影響都很深遠，他第一次到柏溪分校來訓話，勉勵學生要努力讀書，也要注意身心健康，他勸同學騎馬、駕車、游泳等等，在當時的環境是不可能的，可是後來爬山倒成了大家每天的運動，因爲女生宿舍，位於松林坡山岡上，教室、飯廳都在山下

，無論何人每天必然強迫爬山數次，對於健康也是有益的。顧孟餘的左腳有風溼症，行路不太方便，來去都是坐滑竿，滑竿是沒有頂篷的轎子，由二人抬着走，也叫「竹輿」，他有一個保鏢，大家叫他李大隊長（大概是學校的警衛隊長）。顧校長服飾講究，容貌嚴肅，一抹小鬍，加上言詞肯定，舉止沉着，形成一副不凡的氣概，為青年人所仰慕，他最為學生所崇敬的，是美國副總統威爾基的來校訪問，大家排隊在山下道路的兩側，看着貴賓自校門口下車，我們滿以為校長會到校門口迎接，却未料到顧校長走出校長室，守候在高岡上的石階旁，等候威爾基一步步走上台階，然後熱烈握手，進入校長室，那種大國學人風範之表現，着實的喚回了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也給予若干媚外的外交心理下了鐵砣，這種風範，給予青年無比鼓舞，也說明了行為教育比口頭教條式的訓練更為重要，更為有效。

挽顧護校運動

卅二年夏天，尚未放暑假，就傳出了顧孟餘校長辭職，教育部（當時部長陳立夫先生今在台）已派吳南軒先生（當時中大教育系教授，曾任復旦大學校長）繼任的消息傳到壩上，由於中大在顧兩位校長領導之下，聲譽日隆，同學自信增強，愛護學校的情感也彌切，觀海者難為水，對於新長人選深感失望，於是松林坡上一陣騷動，全體同學立刻緊急集合，組織挽顧護校團，公推我為團長，化工系同學武寶琛為副團長，全體同學宣誓，必以最大努力敦促顧校長打消辭意，並交出學生證，表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當場決定同學依院系科分成小組，三人一小組，三小組一小隊，各選小隊長，負責紀律及餵頭茶水供應，一千餘人，立即整齊隊伍自學校取道小龍坎向歌樂山邁進，我則與副團長報告訓導長周鴻經先生（後任中大校長，來台後任中研院總幹事），說明開會經過，並保證同學動機單純，嚴守紀律，時適小龍坎憲兵隊長來電查訊究竟，按照抗戰時期特別法令，未經治安機關許可不得結隊遊行的，周訓導長當即詢以「學生秩序如何？」答曰「良好」，周先生告以同學集體往歌樂山探候顧校長健康，如無不良情形，請沿途派軍警保護放行。

周先生這種開明果斷的措施，對於學生的了解與愛護，令我們非常感動。周先生也曾提示我：「每次學生運動，被犧牲的總是領導者」，但也表示對我們有十二分的信任。同學浩蕩的隊伍，在憲兵的指揮交通，安全保護下，經三小時的步行，抵達歌樂山校長

官舍前，那時顧校長與國府主席林森同院，當我們向門警說明來意後，同學們即席地休息，由小隊長分送餵頭與茶水，我偕副團長武寶琛，文學院代表趙宏宇，法學院代表凌霜四人被召入內，見到校長，稟明來意，校長囑轉達同學應努力讀書報國，校長人選，政府定有妥善安排，至於他個人即使離校，愛護中大同學之心將無時或釋，我們既已稟明同學來意，於是含淚走出官舍，傳話大家，要求同學返校靜候政府處理，後聞當同學隊伍到達歌樂山時，顧校長正與林主席憑欄遠眺，他們聞報同學來意，見到整齊的行列時，林主席曾向顧校長表示青年赤誠的可愛，至為感動，顧校長在見我們時，尚有落淚的跡象。當日同學返校，隨即照常上課，松林坡上到處貼滿反對易長的標語，兩天後當局始宣佈由全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自兼中大校長的消息，一場學潮到此平息。四年前顧孟餘校長自美返台定居陽明山時，我與魯傳鼎（經濟系同學，現任政治大學商學院長）曾造訪，提起這段往事，顧校長雖健康不佳，而表示記憶猶新，含淚首肯，不勝唏噓。

蔣兼校長的教誨

蔣委員長當時以抗戰最高領袖、盟軍最高統帥之尊，日理萬機，能於此時出長中大，自有深遠的意義。那時正是抗戰末期最為艱苦的階段，文武青年應如何結合，在領袖的領導之下，從事對日抗戰，生死存亡的戰鬥，中大自選到陪都重慶，已成為全國最大設備完善的高級學府，一舉一動，均受全國青年的重視，蔣委員長在此一時刻出長中大，對於青年的愛護，不可言喻，校長到校，在大禮堂介紹新任教育長朱經農先生（老教育家，曾任教育部次長，當時是湖南省教育廳長



顧孟餘先生遺照。



在中大實驗學校就學時的本文作者。

。此後蔣公常輕車簡從，翩然蒞校，視察校務和同學共餐。記得有一次，蔣公到女生宿舍視察，看到女同學們洗面盆裏洗過各色毛衣的水，以及晒衣服零亂，他在大禮堂訓話的時候還說，「女生宿舍裏，一盆紅水，一盆綠水」，表示太不清潔整齊，要注意生活，就要注意這些細節。校長蔣公到校總是戴一雙白手套，到那裏都用手套摸，要摸不到一些灰才滿意，於是我們更注意到生活整潔，以及對於週遭事物處理態度的嚴謹之重要。出了校門後卅年中，深深體會到校長蔣公的這些教誨是做事成功的必要條件。卅三年上半年，政府號召青年從軍報國，卅三年應屆畢業同學全部踴躍從軍，走向西南和印緬，從事與盟軍並肩作戰的任務，沙坪壩上，如火如荼，此後政府來台，政府與民間起用了不少中大同學，為復國建國，又何嘗不是因為領袖在抗戰末期最艱苦的階段，曾與中大師生，有過充份的了解和認識

，共同渡過一段最艱苦的光陰的緣故。民國五十五年以後，外子黃寶瑜因完成故宮博物院的建築，蒙 總統蔣公多次召見並送往西德研究造景建築，又在 蔣公的指示下完成監造中山樓以及設計其他建築，日月潭及墾丁等風景區的規劃，更可說是與中大校長有緣。

復員南來幾滄桑

民國三十四年我在抗戰勝利聲中畢業，承系裏張慶楨教授推愛，介紹我給當時兩江監察使程滄波先生，程先生要我擔任監察使署的調查專員，但我想起盧峻院長曾說「女同學習法律，最好作研究工作」的訓示，所以我終於應系主任何義均先生之邀留法律系任助教，並選擇了婦女法律地位及婚姻法的比較作為我此後研究的主题。三十五年春天，我侍奉一直隨我學校自南京而

長沙而貴陽，最後寄居沙坪壩的祖母和母親帶着弟弟（父親當時供職蘭州），隨校復原，經三峽之險，遷返南京四牌樓，大石橋一帶正是兒時遊釣之地，闊別八年，瘡痍未復，真是感慨萬千，滿以為抗戰勝利可以永享太平，但三十六年以後，校內校外，情況急劇轉變，不復像沙坪壩的單純與平靜，同學中滲透不良份子，不時發生戰鬥事件，迷惘的青年，受到左傾份子的唆使，遊行示威，與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學校裏也鬧着女同學搶男助教宿舍的醜劇（那時外子黃寶瑜是助教會主席），生活氣氛逐漸恐怖起來，政治空氣陰霾動盪，到三十七年底，學校奉命計議遷徙，曾派教授分赴台灣、福州、廣州三處覓取校址，我又再度與家人離開南京隨教育部疏遷廣州，也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十五年來培育我成長的中央大學和可敬可愛令人難忘的師友。

西笑錄

劉佳明輯譯

夫婦之間

一位著名醫生，攜妻外出，途遇一妖艷少女。少女親熱的與醫生打招呼。
「那個妖精是誰？」少女走過去後，太太醋勁大發。
「我們：是在業務往來上，認識的：」醫生結結巴巴說。
「是你的業務呢？還是她的業務？」
「昨天晚上，在暴風前你回到家了沒有？」
「太太，對我來說，每次回到家了以後，

才真正是暴風雨的開始！」

「太太，戲票已托人買妥了。」
「好！讓我美化化裝，換件衣服。」
「拜托快一點，明天晚上七點整開演！」
「內人對她的病，越來越抱怨沒完！」
「你要想想辦法才好。」
「當然有！我用棉花把耳朵塞起來了！」
「我和太太吵嘴，最後我總得說這麼一句話。」

太太至上

「是什麼話嘛？」
「對不起妳！」
「本人是一家之主，令出必行！」老張神氣活現的蓋：「譬如說，每次吃完了飯，我就命令老婆：把熱水給我端過來。她就乖乖的端了過來！」
「飯後，你要熱水幹嘛？」
「因為我老婆嫌我用冷水洗碗筷，會洗不乾淨。」
「小王，你比較一下，婚前和婚後，生活上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光棍時代，我只洗一個人的衣服，費一個人的飯；成家以後，我却要洗兩個人的衣服，費兩個人的飯。」